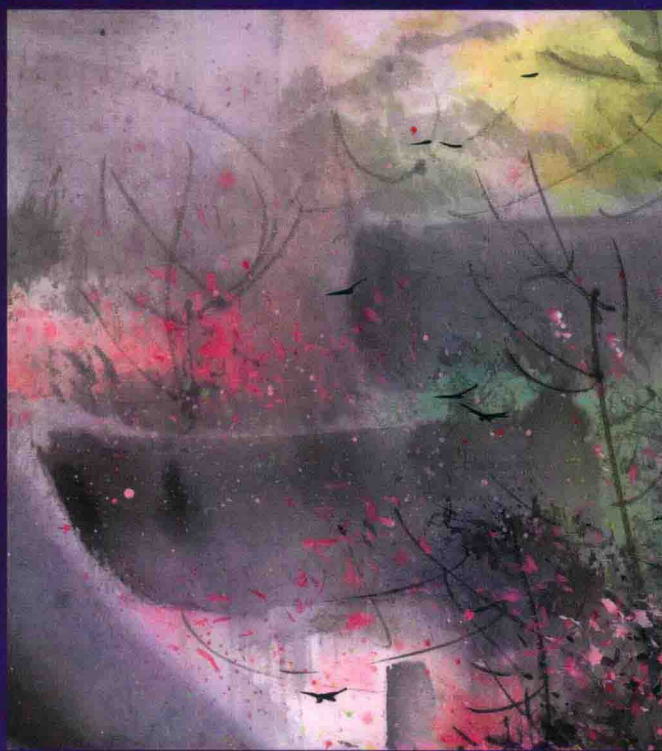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

2017

精选集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散文

2017

精选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散文 2017 精选集 / 《散文》编辑部编选. — 天津 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306-7381-2

I. ①散… II. ①散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7919 号

统筹策划:汪惠仁 封面设计:王 欣
责任编辑:鲍伯霞 沙 爽 田 静 张 森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300 千字 插页:6 页

印张:20.5

版次:2018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8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49.00 元

写在前面

一
凡事情一旦流行开来,就值得写作的人警惕。

古时一些高僧大德的话,现在也流行开来了。有次看书法展,从手札到扇面再到榜书,也是真巧了,很多人都写了同样的两个字:

破执。

我想起一句话,来表达我的观感——得来全不费工夫啊,终于山寨到“破执”了。我知道,这么说很可能会引来一场辩论,也许还会被扣大帽子——如果一些大帽子真的扣过来,我也知道,自己也很可能无法招架。譬如:一、你无视多年精神文明建设中人民思想境界的提升;二、那些条条框框不应破除吗?

其实,我之所谓警惕街上流行“破执”,意在提醒而已;写作的人,警惕心当留给自己。

写作成为专门生产之后,其竞争无疑是越来越激烈的,从出版商到写作者,纷纷在市场里淘了些跟随和背叛的智慧。基于“成功”欲念,跟随榜样而复制,是“执”;基于“成功”欲念,背叛榜样而另制,亦是“执”。

精神叙事之“破执”乃是破自家之“执”,而非破他人之“执”。近代以来,文艺家操练的多是外家功夫,心思在革外界的命,一心破的,也是外在之“执”。

关于“破执”,写作者优先想到的应该是——

执迷不悟的,是我自己。

二

写作者经常借用古代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也许我们可以方便地回答，因为古代已经发生，它是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一系列事实。与变动不居不可料想的当下及未来相比，那些关于古代的传说及文字记录，的确容易令我们对其产生可以把握的幻觉。并且，古代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容器，所有的人与事，迟早都要归入其中。

所以，写作中借用古代透露出的坦然情绪，我们或许可以理解。可是还有另外的情形，它们也与古代相关，但在普通读者或观者看来却是“未来者”与“先锋”。

最近看到一本研究先锋文艺与一战关联的书，提到芭蕾舞剧《春之祭》。该剧的假想对手或者突破对象，当是以《天鹅湖》为巅峰代表的古典主义文艺。在剧场中，人们看到了也听到了与古典主义大相径庭的种种趣味：旋律及节奏不再遵守“和谐”美学。作为祭品的少女舞蹈至死的情节设置，也深深刺痛了观者“温婉”的心理逻辑。这无疑是先锋者的姿态。但这又是一次“借古”文艺事件——编剧者依据并想象的，是一场古代俄罗斯人的春祭仪式。

这里，我们或许能找到借用古代的另一条理由。除了漫长的时间阻隔而使它们略显渺茫之外，古代，更古的古代乃至原始生活及艺术形态，它们才是没有被某一专断傲慢的力量与气息玷污的资源，而这一资源是让我们重新回到自身、重新找回生活及艺术多元解释的有力武器。明白了这一层意义，写作者也就会明白：“借古”与守旧无关。

目录

【卷壹】

李万华 丙申年	003
钱红莉 春有信	012
陈元武 落叶	022
贾宝泉 思想与思想者	028
闫文盛 我一无所是	034
黄亚明 安静	041
马 温 回到冰川	050
李 城 人类的孩子	058
许 实 罗布	066
学 群 底	070
李汉荣 狗与乡土【外二篇】	074
朱以撒 进入	083

【卷贰】

蔡维忠 安第斯山双城行	089
王月鹏 老人与海及其他	097
赵冬妮 大原寂光	107
江 子 台北的颜色	113
走 昭 行行重行行	118
陈 霁 嘉陵江往事	123
洪忠佩 唤醒一碗茶	130
苏 迅 绝情之后的悲调	134
赵荔红 雁荡隐者	140
第广龙 大散关	146
刘梅花 破风沙	154

【卷叁】

- 165 楼耀福 | 火凤凰
177 蔡 瑛 | 房子,房子
187 林渊液 | 穿过小黑屋的韩江
194 白小仙 | 生我
202 阿微木依萝 | 遭遇
211 沈 念 | 来处
217 田真铭 | 我的法国老师
223 许俊文 | 欢乐颂
228 吴克敬 | 我把母亲抱在怀里
234 林漱砚 | 心
240 陈峻峰 | 宋城九帖
245 成向阳 | 摇铃铛的花鼠【外一篇】
252 张 莉 | 读书人萍水相逢
256 习 习 | 在人世
260 王 陆 | 春天以外【外二篇】

【卷肆】

- 269 江少宾 | 剃头,剃头
275 千亚群 | 老曹
279 万晓岩 | 结庐在人境
287 王晓莉 | 有如枯山水
293 程耀恺 | 曹操用什么腔调说话?【外一篇】
297 朱成玉 | 忧伤的质量【外一篇】
301 宇 秀 | 老小姐与诺奖奶奶
306 周洁茹 | 姜葱鸡和素丸子
311 宣树铮 | 莼思【外一篇】
317 张丽钧 | 一湖云【外一篇】
320 桂 桂 | 亿年古雅
325 汉 家 | 读水浒传

○卷壹

表达
·
你的

发现

散文

2017

精选集



—

坐在白马寺的一方石阶上，眼前是湟水河河谷。河谷其实足够开阔，尽管南北山之间的距离，不过半小时车程。湟水河的身影时常被楼层和树木遮住，偶尔闪现出来的一两段，有微白光斑跃于其上，看不出缓慢前行的模样，亦听不到泠泠水声。南山显得遥远，始终看不清山峰的容貌，烟云罩着那里，有时是炫目阳光。山脊上，草木应该没有多少，也肯定没有牛羊。河谷的大部分地方，是密集的灰色楼层，高低参差，一些信号塔矗立其间，还布有一些电网。夏季刚刚过去，树木尚在葱茏，大多是些旱柳，河畔有时会有蒲苇。靠近白马寺，湟水河北岸，余有几亩农田，但已荒芜，杂草葳蕤，几户庄廓伏于树木之中，路旁种植菊芋和高秆蜀葵。资料记载，自史前氏族开始，这里一直有人居住，彩陶、青铜、畜牧、农耕，各种文化曾经繁荣，融汇交流，南北两山，也曾被原始森林覆盖。那时整个河谷被植物充塞，马鹿等大型动物时常出没。

白马寺建在北山的峭壁上，小小几间砖木结构的房子，石窟和大佛塔。彼此之间，由木头楼梯和石阶连接。一座修建在东汉后期的寺院，供有三世佛、观音菩萨和喇嘛·贡巴饶赛塑像，香火冷清。有一尊石雕的金刚佛，一个泥砌香炉，一个看守寺院的僧人，一只黑猫，三只由铁链拴住的藏狗，还有一组书架，多是藏文经书。黑猫高冷，时常卧在僧人的土炕上，有牛奶吃。一只藏狗原本养来看守寺院，另两只被人牵来放生，寺院僧人怕狗伤了附近居民，便用铁链拴起。僧人说，一次有人拿钱来买狗，要拿去吃肉，这样的事不能做，没有卖给他们。

我曾多次从远处眺望白马寺。那座建有寺院的雅丹地貌山崖，呈九十度峭立，不生任何植被。一些山崖如同斜逸的树杈，孤峰危立，摇摇欲坠。山顶风马旗，色彩

始终鲜艳醒目。山崖某处，似有鹰隼居住，一次，我曾见得二十几只鹰隼在那里盘旋，久久不肯落下。据说因为飞机场扩建，白马寺所在山头需要削平，但后来还是保留下来。

这是初秋的傍晚，太阳已经西移，耸立的山崖将影子投在自己身上，如同披上深褐色大氅，幽暗昏惑，但是山下河谷一片金色迷蒙。寺中空无一人，风从河谷袭来，携带似有似无的酥油味道，藏狗在离经堂稍远的岩壁处，不出一声，猫估计去了山下游荡。应该是寂然的一时刻，然而寺院依旧被一些声浪挟裹。这是来自河谷的声音，但绝非河水汤汤，我坐在台阶上，听得清楚。

这是来自高速运转的声音。火车、动车、高速路和国道上的汽车，还有飞机，它们都要经过此处。火车和动车并不频繁，飞机来往，一半是因为要降落，能看清航空公司的标志，高速路离山崖最近，每一辆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都听得清晰。那些来往的汽车，几乎都显得急不可耐，恨不得弹跳起来，划一条弧线，从这头直接跃到那头。我也曾在那条路上多次走过，人在车内，大多时候盯着窗外树木和山崖，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，并没察觉到速度会有多快。现在，当我从一个静止的居高点上看去，那些嗖嗖而过的汽车，显得那般匆忙、焦躁，甚至带一些慌乱。

在我的住处，每个午后，都能听到邻近某单位播放的流行歌曲，它们总在固定时间响起，杂乱、聒噪，久久不散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听见，也有很多人听不见。某次，我听着那些歌声想，如若那些歌曲换作其他，譬如一曲《广陵散》，一曲理查·施特劳斯的《最后四首歌》，或者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，如果那样，会怎样。我甚至想，如果当《最后四首歌》像一缕炊烟那样升起，在街道和楼宇间回旋，是否会有人停步，驻足，是否会有某种改变，在最细微的局部。

二

我的改变如同蹦极，但它们只在内部，外在的变化，由时间操控，我并不看重。轻描淡写都不需要，我只记下一些名字，以一种标志的方式：重楼、守宫、威灵仙、白英、龙葵、蛇莓、昆布、二花、木蝴蝶、射干、马勃、天龙、茯神、蝉衣、将军、山慈姑……如果你认为它们会是什么，那就是什么，因为名字，也不过只是一些符号。

在海南东坡祠结识一棵树：榄仁树。树不高，树干散射开来，几乎覆盖半个湖面，红褐色叶子大如人脸，可以仔细描上五官。朋友叫它懒人树，觉得它不朝高空挺

直,只向四周延伸的懒散模样,对得起这个称呼。

当年东坡在海南,闲暇之时,会到乡野采药。他的医学笔记曾记载,荨麻可以用来治疗风湿:将荨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,身体其他关节的疼痛便会停止。荨麻长在青藏高原,更多时候是用来做一种名叫背口袋的小吃:将荨麻晒干,研细,和水,加入青蒜与盐做馅,烙饼,卷来吃,有点像春饼。荨麻的毒并不厉害,细刺蜇了人之后,抹点唾液即可。东坡的医学笔记上还说,苍耳制成白色粉末,内服,皮肤会白嫩如玉。护肤品我并不陌生,但未见有苍耳成分的产品。东坡也提到蔓菁、芦菔、苦养。这些植物,也都在高原生长。

三

生长一方面是因为遵循规律,一方面,是因为某种坚持。但在人的世界,很多时候,坚持并非因为勇猛和自信,而是,你与某件事狭路相逢,没有转身的余地,只得面对面,硬碰硬。逆流而上,顶风前行,窄胡同碰到劫匪,都是如此。傲雪梅并非高洁到不与桃李混芳尘,而是生来便已冰雪林中着此身。小说《雪国》里,居住山间的艺妓驹子独自练习三弦琴,没有老师,没有听众,只有乐谱和无尽的高山峡谷,驹子并不因为没人欣赏而停止练习,始终坚持,久而久之,弹拨变得豪放,凝结出力量。这样的例子,虚构作品中比比皆是,但在现实中,多数人的坚持,依旧混同着柴米油盐的味道,因为生活要你如此。坚持有时带一定的盲目性,比如在暗夜迎一缕光前行,你不知道那缕光是来自良善之人的茅舍,还是来自蒸人肉包子的黑店。

公寓前有两株沙枣树,栽植时间大约较早,树干弯曲,枝杈遒劲,叶子稀疏,一派老年意象,但它对四季嬗递依旧反应敏锐。春季抽芽,端午时分开出淡黄色花朵,米粒大小,藏在灰绿的叶子之间,风起时,缕缕清香。花谢之后,结出沙枣。沙枣仿佛大号的花生米,橘红色外皮布满银白鳞片,带些白癜风的嫌疑。树长得高大,果子又结在更高处,我从沙枣树下来去,偶尔仰头,试图摘一两枚来尝,但不曾得手。似乎再无他人对那些果子感兴趣,从不曾见人持竿打枣,拿弹弓的孩子也没有。深秋,沙枣熟透,如若衬着晴空,光线又恰到好处,看去,居然也有粒粒玛瑙的效果,但始终不曾有一星半粒掉下。大雪之后,叶子簌簌落尽,沙枣还是坚持留在枝上,被霜打过,渐渐干瘪。

我注意到沙枣时,微博里,一位德国朋友正在晒苹果照片,都是熟透后无人采

摘,掉落地面的苹果。那些轻飘飘跳下的苹果,饱满,光洁,堆在树下杂草之中,无人看顾,着地的一面,开始腐烂。苹果沙枣一对照,我觉得自己还是欣赏沙枣的一根筋,尽管我想不出它能坚持什么,或者它什么都坚守不了,不过是它自身的组织比较坚韧,不易掉落罢了。

我以为沙枣会一直吊在那里,便是暴雪将枝子压折,便是大风终日不歇,待到来年,新果盖住旧果,浪涛汹涌。但一段时间之后,我见到沙枣还是日渐稀疏,尽管地面始终不见沙枣掉下。

离沙枣树不远,有一排健身器材,如若天气好,我会在那里活动十几分钟。惯常的情况是,我下楼时,人们已去了单位,院子便显得寥落。无所事事,注意力容易被身边飞过或者停留的鸟雀吸引,其实多是喜鹊,乌鸦不怎么来,斑鸠只是路过,鸽子旋在远处屋顶,泛起一团银光。一次,我见一只喜鹊在地面捡拾树枝,很挑剔的样子,像个处女座。地面树枝本来就少,捡来捡去,还是刚才的一枝。喜鹊衔了树枝,飞到楼顶,翘起尾巴,又开始啄枝子。起先我不明白它所做何为,后来见它再次衔了枝子飞去树上窝里,才明白它是在打磨树枝,大约想将粗糙的树枝磨得光滑一些,将窝铺得舒适些。我看着喜鹊进窝的那一瞬,突然明白那逐渐稀疏的沙枣去了哪里。

我始终不曾忘掉我的一些病友,尽管在一起的时候,我们相谈不过寥寥。

四

我们在一起的那点时光,以及根源,我一直在试图与之和解,而非遗忘,然而多数人却视它为洪水猛兽,这是悲伤生起的缘由。然而这悲伤,也只在我如此认为的时候存在。我不会始终想这件事情,悲伤便也不会始终存在。奥修说,悲伤有它自身的美,你要庆祝。

五

仿佛一株冬天的树,叶子落尽,枝杈布在清冷天空,失去声息。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少,并非刻意,而是顺其自然。过去似乎始终悖逆心性行事,尽管过去也始终行走边缘。现在明白,太过驳杂的讯息没必要得到,经验也是,与他人共享的喜悦并不存在多少,面对困难,已经习惯闷声不语。有时候,也会有选择性远离,因为不需要过多东西,赞誉、附和或者认同。接受、倾听和勉励之外,如果不能彼此照耀,使之澄

澈清明,那将是一池暗水与另一池暗水叠加,如若那样,便是深渊。一场风暴相遇另一场风暴,不过是更大的风暴,不如自处,彼此平复。心思的简单越来越可贵,生活的细节可以繁复,因为无关紧要。

晚间下楼去买牛奶,经过一株海棠树,抬头探看冬日的海棠枝子时,天上明亮的一团突然晃过,唬人一跳,定睛去看,原来是月亮。想起此前消息,说今晚的月亮将是六十五年来最大的一个,觉得这话哪里不对,但没有深究。有些话被说出来,很多时候由于随机,仿佛上网买几个陶盆,商家说,形状是随机的,这表明,你将拿到的陶盆,到底是何模样,你并没有决定的权利。这样的话,意思明白就行。看上去,月亮果真与往日不同,大,皎洁,仿佛冰块刚刚被擦拭打磨,又用清水濯过。年少时期,冬至日会凿泉水结成的冰带回家,储存起来,当零食吃。今晚的月亮,捧半个嚼起来,应当也有冰柱相击的清脆。走几步,想起一句诗:细嚼清风还有味,饱餐明月更无渣。将月亮摘来吃,这样的想法,原来已经过时。

想象一事物,过多思索往往趣味顿失,不好玩,不如蓦然撞见之后脱口而出的话有意思。之前一次出去买橙子,见到半圆的月亮,第一反应便是感叹:半碗水终于端平了。亦有一次,在小巷,仰头见到月亮,瞬间开心:月亮像黑猫的眼珠子,好奇地盯着人间的我。

大多数日子,在家一天,晚饭后才出门。并没有要紧的事,无非是去超市购一些零碎,到水果铺买点水果,或者只是在街上走一走。路灯总是昏黄,槐树庞大的影子在地面,是灰黑深褐的一团,街头尚未清阔,车子驶过,带些许寂寥,行道旁的人们,却已经散漫,遛狗者正在出没。借夜色掩护,与人碰面,无须打招呼,走路畅意,也感觉安全。月亮始终在天空,拐弯或者从店铺出来,一抬头,就能见到。以前见到的月亮何故总是清冷幽寂,如今,却发现月亮如同亲人,与我们这般不离不弃。

境由心生,一位格西曾郑重告诉我。

格西同时告诉我,最容易失控的,是人心,遇到好事便心花怒放,遇到坏事便沉闷忧伤,要知道变化如影随形,好坏时刻都会颠倒,人心如若跟随,起伏之间,相互对照,便会痛苦。缘何如此,我问。格西说,因为太看重与自己有关的事情。

六

然而,事情之间根本无法绝然断去联系,事物之间,亦复如是。万物群生,连属

其乡，禽兽成群，草木遂长，原本如此。有时午后醒来，会发觉世界异乎寻常地安静。屋子里没有任何声响，窗外也没有斑鸠和洒水车的声音传来，连往日不曾间断的，某处高楼上的喇叭也绝了声响。记得某篇小说中，一个名叫罗伯特的业余侦探去侦查一起命案，他根据案发现场的寂静而假定凶手在附近的存在：寂静到了一定程度，便不安全。然而我还是感受到某种安宁，如同湖面的水汽那样，正在浸润开来，我甚至想：那些离世的人，应该都在这样的安宁中来往，白衣飘飘。

某次午睡时间过长，居然没有做梦，连迷糊时偶尔闪过一些黑白片断都不曾有。睡前读的是庄子的一则寓言小品：

儒以《诗》《礼》发冢，大儒胪传曰：“东方作矣，事之何若？”小儒曰：“未解裙襦，口中有珠。《诗》固有之曰：‘青青之麦，生于陵陂。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为？’”“接其鬓，辱其颊，而以金椎控其颐，徐别其颊，无伤口中珠。”

读这样的小故事，应该做一个精彩的梦予以回响才对，然而没有。以前曾做过一个人口吐珍珠的梦，一个居无定所的人，白天，他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来回行走，不停驻，也不看路旁风景，夜晚到来，当墨色将所有事物覆盖，他所行走的路面会渐渐铺上发光的珍珠，原来是他一边行走一边口吐珍珠，梦中有人旁白，说他白天所有的时间，都用来养育腹中珍珠。那时读庄子不多，如若熟知这则寓言，此梦应该属于抄袭。

这一年重读庄子，是因为在庄子的文章中发现佛陀的见地。依旧无法放下分别心，试图将庄子和佛陀作一比较，不过这种想法很快淡去。渐渐读熟，察觉到庄子文章的好，居然有些着迷。着迷一个故去几千年的人，是件不容易的事，因为除掉文字，再无从知晓他的任何信息。不知相貌，不明喜好，不熟悉逸事行踪，没有可供闲谈的任何边角材料，这大约也是当今一些人轻易便能被众人瞩目的原因，如同一只孔雀，它们依凭华丽羽毛存在，而不是如同云雀那样，不肯栖落树木，只愿在高空鸣叫而亡。

梦不肯造一个庄子形象出来，只得依凭想象，但想象又始终逃不掉记忆的残余，这样，眼前出现的庄子，还是书本中经常出现的那个，一个笼统的古人，没有任何特征。我知道那些画图不足信，便懒得看，试图擦掉它留下的印迹，怕它深入梦

境。梦是唯一有希望见到庄子的地方,不应该有预设的庄子存在。有时,一种胡搅蛮缠的想法会突然出现:庄子的身体有某些方面的不足。这样去想,显然不厚道,我明白根据还是出自那个名叫申徒嘉的兀者:“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,唯有德者能之。”一个曾经行吟,曾经怫然而怒,曾经写得一手磅礴文章的人,却没留下关于自己的字。庄子是一头大象,后来人只能摸到他的局部。

七

自然,会有一些特别时日出现,仿佛另类,但绝不是异端。电影《黄金罗盘》中说,有不计其数的宇宙和世界,它们彼此平行,在有些世界,人们的灵魂存在于躯体之内,而另一些世界,人们的灵魂与躯体并肩同行,化为动物形貌的守护灵。想一想,这些平行世界里的日子,也该是平行的,像此处的一把草和彼处的一把草,风过时,它们同时起伏。我的日子和你的日子也是平行的,但绝没有相似处。

清晨,未及洗漱,先跑去摘樱桃。樱桃红得正是时候,却不见芭蕉。这是燕山深处,自然没有芭蕉展叶的诗词景象,但是北方的植物,依旧一派幽深。亦有几株白樱桃,杂在红樱桃树中。白樱桃看上去要比红樱桃安全,令人放心,红樱桃太过俏皮,容易惹是生非。樱桃结得太密,彼此之间没有缝隙。一簇之中,拣大粒的樱桃摘去,留出空间,希望小樱桃能有继续长大的余地。夜晚的雨,还挂在樱桃上,雨滴大不过樱桃,看上去,仿佛露珠。樱桃树不大,随意沿台阶栽植,因为没有修剪,槿篱似的一道。估计是老旧品种,红樱桃小巧而甜,白樱桃憨大而酸。山中有许多鸟雀,樱桃长得这般安然无恙,让人不得其解,大约是山中还有太多山楂、板栗、杏子的缘故。

山里的雨,脾气暴躁,根本没有隐修者的柔顺与温和。我的记忆中,山雨来得总是安静,如同小兽,轻轻巧巧,踩在朽叶上,踩在花瓣边缘,踩在苔藓和蘑菇的顶端,便是叩打屋檐,也仅仅是一滴水摔碎的声音。但这里的雨,即便是沉寂的夜,也要哗啦一声,仿佛袋子里的蚕豆被倾倒在冰面,仿佛一巴掌摁住琴键,仿佛无数嘴巴被打开。这样的肆无忌惮,忽而扑来,忽而退去,忽而成排,忽而散开,似乎窗外有一支庞大的古代军队,被将军指挥,正在变化阵形。

惯常的情况是,夜来一场雨,白昼天空放晴,朗日一轮,但是这一场雨反复发作,并且迁延。一阵紧锣密鼓,停歇半个钟头,窗玻璃上的雨水尚未滴尽,又是一阵冲锋陷阵。如此一天,算下来,竟有十几场雨。感觉山坡上的房子快要被大水冲下,

几欲破门出去,觅得一角安全处。然而门外的世界,已明晃晃的,如在水底。

带在身边的书很快读完。有时坐在屋檐下的石凳上读几页,风从山上下来,仿佛一伙匪徒。衣领被粗暴地掀起,身边梨树枝子晃得厉害。读到困倦将书搁到石桌上,进屋睡一小觉,出去时,发觉书本还在保持原样:没有任何人过来拿起书翻一页,再原样放下,也没有落叶覆在上面,一只小虫子都懒得走来。有时陷在暗色的沙发里读,没有雨时,窗外便有鸟叫。鸟叫是另一阵雨声。

读到一句,大意说,证悟相当于某种终极幸福。联想到当前日子,不禁一笑。

似乎再无其他事情可做。这一段突然到来的日子,没有任何安排,不需完成任何事情,饭都不需自己动手,只要你将这段日子过完。仿佛是正常时日的衍生物,是额外之物,馈赠者将它们抱来,咣当一声,放在你的脚下,任你随便怎样处理,不问好坏,不分优劣,松弛紧张,都不影响时间进度。甚至可以将它们压缩、打包,填塞到另一段日子中去,只要你能做到。然而这多出来的日子,不能整天去摘樱桃,不能整天读书,不能整天听雨,不能整天都坐在山坡……计划外的任何一件事情,一旦持续时间过长,便会生出惶恐,觉得是在荒废,无法全然放下心来,觉得必须要及早逃离才对得起谷风习习。

面对阔绰,显得如此拘谨,想来大多数人还是无法真正洒脱。

八

过去的许多人,我与他们并不相识,尽管我熟悉他们。这种隔着时空的熟悉,有时显得极为单薄,像附在叶子表面的一层灰尘,跷指一弹便消失不见。对此我并不愧疚,也没有忏悔的必要,一厢情愿的事情,一旦我忘记,便不存在伤害与否。但有时这种熟悉又厚得富有弹性,牢不可破,仿佛我脚底的土壤,仿佛那一缕掠过我衣袂的风,仿佛呼吸,仿佛我手掌深深浅浅的纹路。

想象是怀念他们的一种方式,但绝不是唯一方式。这种想象涵盖所有,形貌是一个部分,言语是一个部分,拊掌大笑和黯然神伤是一个部分,有时候,藉由某件事物想象某种情境是一个部分。然而这某件事物,也是少之又少,并且真伪难以鉴定,一幅字画、一件器物、一篇文章、一本书、一些饰品,甚至是一堆白骨。想象他们,不会有愉悦生起,不会兴奋,不会躁动,当然更不会勃然大怒。只是一些怅然,一些寥落,一些清寂,仿佛我站在芳草长川的路旁,看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。